

第一百零八章 內庫門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慶曆六年三月二十二日，據說大吉，所以欽差大人巡內庫轉運司正使範閑，到江南之後，內庫第一次新春開門招標，就選在了這一天。

這天春光明媚，微風送暖，蘇州城裏的公子仕女們紛紛往城外去踏青，寬闊的官道上草未長已偃，鶯未飛已驚，城外青山處處，綠水絲絲，便化作了男女們互相勾搭的好去處，空氣裏漫著一股清新美好的味道。

蘇州城裏又是另一番景象，由江南總督府往南行七十四丈處，便是內庫轉運司常駐蘇州府衙，不論是江南路的各司衙門還是蘇州府的衙門都開在這一片地方，正是官氣雲集之地，平日裏就是戒備森嚴，首要看防之處，今日裏隻見軍士遊走於兩邊街頭，各持長槍於手，又有衙役強打精神，在春濃困意裏警惕地注視著各方的動靜。

這一大片區域已經被嚴密地控製了起來。

每年的內庫開門日，都是這種情形，一來是各地來的巨商們手中帶著太多的銀子，二是主持內庫開門一事的，除了轉運司的官員還有宮中派來的太監監核，江南路總督也會到場旁聽，這種時候更是少不了都察院那一幫子成天沒什麼事兒做的禦史們。今日匯集到這裏的銀子太多，大官太多，所以安全問題就成了重中之重。

好在蘇州深在大江之畔，慶國武力強盛，也沒有哪個勢力敢做出任何的試探，就連蘇州城裏的小偷們都早已被清逐出了城外。

正是一片清明時節好收錢。

...

轉運司依慣例。騰出了一間大宅院。這座院子寬闊無比，沿正堂兩邊一溜地小隔間，據說是前朝時候江南一帶的生學考場，後來慶國皇帝南巡內庫之時，發現這種格局倒有些合適進行招標，便定在了這裏，形成了慣例。平日裏這座宅院就空在蘇州最高級的區域之中。被轉運司借給總督府衙門理帳，隻是到了三月間就歸還轉運司衙門。

從十幾天前就已經開始重新整修打掃，如今的這座宅院明亮至極，清淨無塵。

宅院之外有兵士把守，院內堂邊站著幾名麵容尋常的護衛，大堂間的光線有些陰暗，隻隱約能看見一排四個太師椅，擺在桌案的後方。

當南街京都新風館蘇州分店地接堂包子賣完之後，這座宅院的門終於開了。

來自各州的巨商們並不慌亂，極有秩序地抬階而上。對於身邊兵士們警惕地眼光視而不見，十幾年的時間，他們對於這一整套程序早已了然於心。

一個商人的身後往往代表著一個家族，以及家族身後的官場派係，內庫開門之事重大，所以今日前來的代表，都是家族中的頭臉人物，隻是人數並不多，這些商人的身後都帶著自己的長隨與帳房先生，還抬著箱子與帳冊及相關地工具。

走在眾人之前的。當然是明家的代表。

從去年開始，明家就已經將大部分權利下放到明蘭石少爺的手中，明老爺已經很少出來拋頭露麵，但讓眾多巨商有些震驚的是。今天，那位明老爺子明青達，居然親自到了大宅院！

明青達微眯著疲倦的雙眼，與各們同仁拱手見禮，一捋頷下長須，便傲然走入門中。

江南商家隱隱以明家為首，趕緊向這位老爺子回禮，跟在他的身後進入門中。沒有人會有一絲不自在的感覺，既然是內庫招標，當然是明家先行。眾人隻是有些不理解，為什麼明家今天會如此慎重，連老爺子都請了出來。

偶爾有人聯想到內庫新來的轉運司正使。那位欽差大人，又想到這個月裏明家少爺暗底下與眾人不停地交流。這

才隱隱猜到，今天的內庫招標，隻怕不會如往年一般風調雨順，也不會如今天地春光一般明媚喜人。

...

簷下的兩排房間早就已經貼上了名字，各家依次進入，明家便排在左手方的第一間大房內，他們帶的人也最多，足足帶了十六名掌櫃夥計，一入房間，便有轉運司安排地仆婦下人們端茶倒水，遞了熱乎乎的毛巾，以及一些精致的小糕點。

雖然開標的是官府，但是他們也知道這些富人們也要招呼好，用範閑知道往年安排後笑著說的那句話般，要殺豬，當然得先把豬養肥了。

明青達穩坐於椅中，雙眼微眯看著門外庭院裏散下的清淡天光，入院之前，他就與那些商人們有過眼神上的交流，知道大家的想法是極為一致地，在利益麵前，沒有人願意彼此將價錢哄抬起來，尤其是那些商家，根本不敢得罪自己。

想到這一點，明青達的心裏才稍微放心了些，低聲問道：“還有多久？”

明蘭石規規矩矩地站在父親的身旁，低下身子說道：“快了。”他伸出那雙白暫的手，端著茶送到父親的身前，這雙手是如此地潔淨，就像是從來沒有沾過血一般。

明青達點了點頭，朝廷既然還是發明標，這天下又沒有人有那個財力與自己爭，應該和往年沒有太多差別，但不知道為什麼，他的嘴唇還是有些發幹，或許是人地年紀漸漸老了，精力總有些不濟。

想到這點，明家主人心裏卻湧起一絲莫名的情緒，自己的母親已經這麼大年紀了，為什麼身子骨還是那樣康健？

明青達下意識用目光掃了一眼對過，很輕鬆地分辨出來了那些房中所代表的家族，雖然這些年他已經很少親身入商場，但老一輩的交情猶在。今天那些家裏來地都是些第二代的後人，想來對方也清楚，內庫十六標，崔家騰出來的份額可以搶搶，至於明家定死的那八項，他們是斷不能動的。

隻是...對麵簷下最後的那個房間門依然關著，不知道是哪家遞了標書。人卻還沒有到。

明青達喝了一口茶，潤了潤嗓子，皺眉說道：“乙六是誰家？馬上就要開始了，怎麼人還沒有到？”

明蘭石一怔，無法應答，因為他明明已經調查的足夠詳細，為什麼那間房還一直空著？

明青達地心中開始生出某種警兆

範閑退回四十萬兩銀票之後，便陷入了安靜之中，不知道那位欽大人究竟在想什麼。他看了自己的兒子一眼，微肅說道：“辦事就要滴水不漏，連人都沒有查清楚，呆會兒萬一出什麼問題，怎麼辦？”

明蘭石麵色微窘，隻好認錯，心裏卻有些不服，這些豪門大族的人物，都帶著這種心口不一的壞毛病，試探著說道：“會不會是哪家鹽商...他們做事向來古怪。指不定這次也是眼饞了。”

明青達一臉陰煞，搖了搖頭，說道：“不是鹽商，一。他們給過我們承諾，二，薛大人也曾經向我做過保證。”

這位明家主人看著對過那間空無一人的房間，看著那緊閉的房門，看著玻璃窗裏隱約滲出的寒意，心中湧出強烈的不安

“這次真是可惜了。”江南總督府書房之中，一位師爺歎息著：“崔家空出了六項，咱們卻不方便插手。眼睜睜看著這麼多銀子，又要被明家和那些江南的土財主們瓜分，實在可惜。”

封疆大吏，江南路總督，一品大員薛清大人麵帶微笑。不言不語。

坐在他身邊另一位師爺也是麵露可惜之色，說道：“楊繼美前些天來了幾次。還不是指望大人能幫他在小範大人麵前說說話...他家世代做鹽，如今看著內庫這塊肥肉，也饞的慌。”

楊繼美是兩淮一代最大地鹽商，或者說是私鹽販子，一向對總督府小心巴結。

薛清想了想後，笑著說道：“饞？誰不饞？楊繼美這老殺才...那麼好一座華園，我找他要，他都硬頂著不給，這次非要經我的手送給範閑當住所，他想的什麼，難道本官不知？難道範大人心裏不清楚？”

他身為江南總督，掌管天下七分之一的兵馬民政，實力雄厚至極，耳目自然眾多，想到一樁事情，忍不住歎息

道：“範大人日後肯定要賣楊繼美一個麵子，不過內庫這個事情...他是沒什麼機會了。”

師爺好奇問道：“欽差大人究竟怎麼想的？空出來的那六項，他究竟準備交到誰的手上？”

薛清麵上的笑容漸漸斂去，說道：“其實問都不需要問，陛下既然派他來了江南，這六項自然是他準備自己得了。

”

他接著冷笑道：“別說這六項，我看明家自己的那八項，今天要保下來，隻怕也會非常吃力。”

師爺深深皺眉說道：“就不知道小範大人這次選的是哪家。”

薛清嘲諷一笑，他統領江南一地，當然知道範閑做地一些手腳，笑道：“那個人選，隻怕你們誰都想不到，這位欽差大人也委實厲害，竟然不在商人之中選代言，卻在草莽之中挖人，如果平日裏那廝敢大搖大擺地走進蘇城裏來，本官隻怕要拿他入獄，索些好處才是。”

師爺不知內情，幹笑了兩聲，心頭卻依然有些不舍，試探著問道：“關於內庫開門一事，欽差大人...沒有和您說道說道？”

依官場慣例，像內庫這麼大一塊肥肉，總不能由一個派係的官員獨吞，尤其是薛清地位超然，又深植江南，範閑再如何囂張，也總要對總督府意思意思。

薛清微微皺眉，搖頭說道：“小範大人自然是有提過此事，別看他年紀不大，行事卻頗有圓融之風，範尚書和陳院長教的好啊...隻是本官。此次不得已，隻好婉拒了小範大人的好意。”

“啊？”師爺驚呼出聲，婉拒好意？隻要範閑開了口，這小小地好意，隻怕至少也有十幾萬兩銀子的份額，總督大人什麼時候變得如此清廉自持了？難道他學會了變臉？

薛清自嘲一笑，站起身來。說道：“雖說離的近，但咱們還是先走一步，小範大人在宅院裏等著，還有郭錚那個老白臉，宮裏的公公也帶著旨意來，我們不要太遲緩了。”

他沒有向自己比夫人還要親密的師爺們解釋，自己為什麼婉拒了範閑的好意，是因為薛清明白，內庫看似隻是範閑與長公主之間的較量，其實背後還代表著更深層地意義。那些皇子們，究竟該如何排序，這已經開始變成一個極為棘手地問題。

薛清的身份不允許他太早站隊，不然陛下會很生氣，所以他不方便去分享內庫這場盛宴。

在護衛的拱衛下出了江南總督府的正門，薛清下意識回頭，看著府前的匾額，被這初生不久地太陽晃了晃眼睛，他的心中湧起強烈地不安，陛下這幾年行事愈發...古怪了。這天下所有人的都看著京都，在猜測著將來地格局，可是這樣的動蕩，對於慶國的朝廷來講。絕對不是什麼好事。

人心不定，官員如何自處？

陛下啊陛下，您究竟是在想什麼呢？

—

內庫開門，前來應標的商人們已經坐在房間裏等候。而主持此事的範閑，此時卻還悠哉遊哉地喝著茶，與他飲茶對話的，乃是一位從京都來的太監。

內庫乃是皇室財產，依規矩。便要由太常寺與內廷共同監核，由於範閑本身就是太常寺少卿，所以今日太常寺就沒有多事的再派人來蘇州，也給他減少了很多麻煩。

但來了一位大太監，同時也是個大麻煩。

“黃公公說的有理。”範閑將茶碗擱在案幾之上。微笑說道：“本官也以為，一動不如一靜。一切依舊年規矩辦理就好。”

這位自宮中來的大太監品秩極高，不然也不可能被委以如此重任。此人生地肥頭大耳，兩頰邊的肥肉都堆在一處，此時聽著範閑應話，皮笑肉不笑說道：“大人主持此事，咱家是放心的。”

這名太監一向深在內宮，雖然很清楚範閑的大名，但心想自己身負聖命，倒也不是怎麼害怕對方，相反是他來蘇州幾天，範閑卻沒有請他過府一敘，這個被漠視地事實，讓黃公公的心裏有些不舒服。

先前的一番談話，這名黃公公給範閑帶來了一個極不好的消息，準確地說，是傳遞了太後老人家的口諭，讓範閑主持內庫一事，盡依舊年規矩，莫要亂來。

莫要亂來？舊年規矩？

範閑在心裏冷笑著，這自然是說該明家的歸明家，其餘的就自己慢慢折騰，看來長公主回京之後，太後心疼這個幼女，居然拉長了臉，用出了這麼大的麵子！

他心裏明白，太後這是在警告自己，做事不要太過分，總要為皇族那些成員們留些活錢花花，想到此節，範閑就忍不住想笑，心想自己那位皇帝老子號稱一代帝王，怎麼這些年卻越活越轉去了？任由老媽妹妹把家業往自己地兒子們府上送？

他當然知道皇帝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，隻是越發有些不明白，皇帝造就如此一個動蕩的局麵，究竟是為了什麼。

“欲大治，必先大亂？”他下意識裏皺眉說出口來。

“什麼？”在他身旁的黃公公好奇問道。

“沒什麼。”範閑笑著說道：“辛苦公公傳旨。”

黃公公咳了兩聲，微帶驕意說道：“也是太後老人家信得過咱這個奴才，當然，也要謝謝小範大人賣咱家這個麵子。”

範閑沒有接話，隻是笑謔著看著黃公公像豬頭一樣的臉，半晌後說道：“你地麵子？”

黃公公一怔。

範閑微笑說道：“黃公公，在本官的麵前，你最好收起那一套。老姚老戴老侯...可比你會做人一些。”

黃公公大怒，卻旋又一驚，範閑提到地這三人，都是宮中的實力派大太監，雖說老戴如今早已失勢，可是除了最近調往東宮的頭領太監洪繡之外，老姚老侯...可都比自己麵子大！範閑如此說。自然是表示，連姚公公侯公公在自己麵前就得恭恭敬敬的，你又算做什麼喃？

黃公公城府頗深，斂去怒容，反而笑著應道：“大人說的是。”他心裏卻是對範閑看低了一線，如此四處樹敵的年輕權臣，隻怕日後難以長久了。而且他畢竟是太後的近人，身份有些特殊。

範閑似笑非笑說道：“黃公公，在蘇州城你最好給我老實一點。”

黃公公低下臉去，應道：“欽差大人這是說地哪裏話？”

“說的京都話。”範閑陰沉說道：“本官最厭憎有人用太後來壓我。別人怕你三分，卻不包括我在內，你回京後自可四處說去，且看到時又是個什麼格局。”

黃公公大怒抬頭，一位臣子，竟敢對太後如此不敬！難道你範閑真的不想要小命了！

範閑如此說話，自有他的道理，他寒著那張臉，雙袖一拂，轉過側廊走向宅院的正堂。丟下最後一句話：“搞清楚你自己的身份，你可不姓洪！”

除了洪老公公，那座涼沁沁的皇宮裏，還有什麼是值得範閑警懼的？

...

範閑冷漠著站在正堂前方的石階上。兩邊簷下房間的地商人們趕緊走了出來，對他躬身行禮。

他眼光直直地盯著正門處，連離自己最近的甲字房的明家父子都沒有看一眼。

大門咯吱一聲被推開。

一列沉默的人緩緩走了進來，這行人的身上並沒有帶著商人們常見的富貴氣息，也沒有官員們的味道，反而是充斥著一股血殺的草莽感覺。

這行人往院中一站，就像是羊群裏忽然來了幾匹惡狼，糕點上擱著一條鹿尾。顯得格格不入，突兀至極。

領頭的，正是江南水寨大統領，夏棲飛。

今日夏棲飛穿著一件淡青色的水洗綢，卻依然沒有遮掩住他身上地鐵血氣息。麵色雖然平靜，但是微眯的雙眼中依然流露出一絲興奮與緊張。

夏棲飛抱拳。向範閑行禮說道：“正使大人，草民來晚了。”

“不晚。”範閑冷漠說道：“隻要來了就好。”

...

江南的巨商們往往都有些見不得光的生意，而且他們也有很多地方雖然倚仗地方上地草莽力量，而夏棲飛身為江南水寨的大頭目，其實暗中與這些商人們，甚至與明家都有些來往。

所以也有些人見過夏棲飛的真麵目，今日他領著自己手下的兄弟往院中一站，馬上便有眼尖的人認了出來，竊竊私語之聲漸起，逐漸變成了無數聲的驚歎！

水匪也來內庫招標！

眾巨商們滿臉惶恐地看著院中的夏棲飛，又忍不住去看了一眼站在石階上的範閑，怎麼想也沒有想明白這件事情。

水匪經商？那咱們這些商人做什麼？難道去當山賊？這世道...自從小範大人顯名以來，似乎就變得有些光怪陸離，難以捉摸了。而且這些江南商人們更為好奇地是，夏棲飛就算四處搶劫，可是哪裏能籌足這麼多銀子？不過這些江南水寨的人們既然已經入了內庫門，想必至少已經交齊了保證金...當水匪能掙這麼多錢，那自己還用得著辛苦做生意？

站在石階最近那個房間門口的明青達眯著眼睛，看著那個最後入院的人，輕聲說道：“這個人是誰？”

“應該是夏棲飛。”明蘭石附在父親的耳邊親身說道：“江南水寨地大頭目，以往有過一些關係，不過沒有見著本人，不知道怎麼回事，他今天也來湊熱鬧。”

明青達的雙眼眯地愈發厲害，快要看不見裏麵深寒的眸子，隻聽著他幽幽說道：“看來...這人就是欽差大人預先埋下的棋子。”

便在此時，夏棲飛緩緩轉頭，對上了明家當代主人投來的目光，微微一笑，笑容極為真誠地...展露出無窮的敵意與噬血**。

被殺母奪產的明七少爺，在範閑的幫助下，終於有了堂堂正正站到台麵上複仇的機會。

[上一章](#)

[回目錄](#)

[下一章](#)